

林語堂寫《蘇東坡傳》，說蘇東坡是無可救藥的樂天派，這為我們今天怎麼看待蘇東坡定了調。現在還流行着一句：「人生緣何不快樂，只因未讀蘇東坡。」蘇東坡成了這個時代「快樂」的代名詞。

我一直覺得今天人們對蘇東坡的「快樂」有過度解讀之嫌，這是不是因為我們本身太不快樂？蘇東坡的快樂是與他的苦難相伴相生的，只看到他的快樂，或只看到他的苦難，都無法看到完整真實的蘇東坡。

或許，我們無法以世俗的「成功」定義去衡量蘇東坡。職場生涯四十年，被排擠、被貶謫的時間佔了一大半。他漂泊不定的人生，充滿了不確定性。「此生飄蕩何時歇，家在西南，常作東南別。」故鄉是回不去了，他的人生沒有選擇題，每一次面對的都是「不得不」，但他卻能一次又一次地順勢而為，走出絕望的低谷，創造出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想起曾經讀過的海明威傳記，有一位女演員評價海明威「是一種生活方式」。歷數中國文人，稱得上「是一種生活方式」的，在我心目中古有蘇東坡、今有汪曾祺。在不如意的日子裏，琴棋書畫詩酒花，是他們人生暗夜中的星光。他們把創作、興趣與生活之樂結合，用心中的光照亮每一個苦難的日子，因此他們的作品總能給人溫暖，予人希望。

一個人，如何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呢？蘇東坡說過：「勝固欣然，敗亦可喜。」事圓固然欣喜，盡力而未如人意，亦不沮喪。這樣的人生態度，是他用一生的苦難實踐而來。

公元一一〇一年，蘇東坡在北歸途中，寫下總結一生的絕筆詩：

「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繫之舟。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、惠州、儋州。」蘇東坡將人生苦難化為財富，一生功業，竟是三處貶謫之地。黃州、惠州、儋州，是他一步步走向生死離別的天涯路。

蘇東坡的北歸路很漫長，和當年南行同樣漫長。自海南出發，穿州過省，途經南昌、當塗、金陵等地，遊金山龍遊寺時，寫下總結一生的《自題金山畫像》絕筆詩。那一年，蘇東坡六十四歲。那一刻，身雖漂泊，心已超然，他不再惶恐。而這份超然，始於黃州。

黃州，是蘇軾和蘇東坡的分野。黃州之後，世上再無蘇軾，只有蘇東坡。

一切從黃州說起。他在此開墾東坡地、寫《赤壁賦》、發明「東坡肉」的做法，將無從選擇的被動人生寫成「千里快哉風」的華彩篇章。「誰怕，一蓑煙雨任平生。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不是看破，不是放棄，而是一個人在徹底失去之後，仍然選擇與自己的處境和解。黃州的苦，是真實的苦。他寫下《定風波》，從此有了蘇東坡。

人人都愛蘇東坡，因為我們愛他的真實。他永遠都是那個真實面對世界，坦然面對自己內心的人，他不迴避苦難和困境，包括內心的惶恐。他經歷過「親朋無一字」的孤獨，經歷過好友章惇一再加害的背叛，經歷過被貶海南準備下棺木的絕望，這些都被他真實地用文字記錄下來。

詩文是他的自救，也拯救了後世困頓的我們。蘇東坡曾因詩文罹禍，當權者曾因讀了蘇東坡的詩文而赦免其罪，我們更因為讀他的文字而一步步走近蘇東坡，讀懂他的內心世界。

黃州之後，蘇東坡的第二個貶謫地是惠州。一〇九四年，蘇東坡和嶺南的緣分開啟，他以曾經「語涉譏訕」，「落職知英州」。英州，即廣東英德。十天之後，蘇東坡迎來第二道詔書，職位再降一級。即便如此，他仍然天真地以為職位之升降，只要等待足夠時日就會有新的機會。但隨即一道新的詔書又來了：「合敘復日不得與敘，仍知英州。」也就是說對於蘇東坡，以後將不再以資歷升遷制度論，希望徹底破滅，但南行之路仍要繼續走下去。

行至當塗，等待他的是又一個晴天霹靂：「蘇軾落左承議郎，責授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，不得簽署公事。」從英州改謫瘴癘之地惠州，無簽署公事之權，失去了上書皇帝的資格。司馬沒有俸祿，「無糧出」之下，一家人如何過活？這一年蘇東坡五十七歲，陪伴在身邊的朝雲三十一歲。蘇東坡更想不到，惠州將成為朝雲的長眠之地。

蘇東坡繼續南行到了贛江，詔書也尾隨而來：「有爾萬死，竄之遠方。」字字誅心。本已沒有什麼官職，品級從倒數第二再降至倒數第一的從九品。此時蘇東坡寫下《八月七月初入贛，過惶恐灘》：「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灘頭一葉身。」七千里是蘇東坡一路南行的距離；而贛江有十八灘頭，水

流湍急，其中以「惶恐灘」最險。

惶恐灘原名黃公灘，因蘇東坡而得名「惶恐」。行進途中，一次又一次催命符般的詔書，令蘇東坡惶恐不安。十八灘頭水急浪險，乃至蘇東坡把艄翁口中的「黃公灘」聽成了「惶恐灘」。眼前景、心中事，除「惶恐」二字無以形容。

這是蘇東坡的惶恐灘，也是後來文天祥《過零丁洋》中那句「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裏嘆零丁」的惶恐灘。沒有蘇東坡，就沒有惶恐灘，更沒有文天祥的傳世詩句。

蘇東坡並非沒有惶恐，他只是沒有停留在惶恐裏。他更沒有忘記他的《定風波》——「誰怕？」初到惠州，他寫下「彷彿曾遊豈夢中，欣然雞犬識新豐」。既來之，他就努力做個惠州人。這，便是蘇東坡。



▲海南儋州，港澳大學生在蘇東坡雕像前駐足瞻仰。 中新社

還是好人多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「與人交，推其長者，達其短者」，孔子與人交往的原則，一直影響着中國這個禮儀之邦，影響着他的後人。我要講述一件事，要誇讚一個人，因為這人這事使我動容，讓我難忘。

去年的四月二日，在科羅拉多大峽谷的一家酒店。清晨打開窗戶，外面下了好大的雪！山脈、原野、房屋、車輛，整齊劃一的銀色世界。今天怎麼行車呢？怎樣打掃車上的雪呢？我琢磨着出門，走向車子時，看見不遠處一位女士剛剛打掃完自己的車子，一把掃帚正好豎立旁邊。「早上好！」我過去打招呼。「早上好！」「可以借用你的掃帚嗎？」「當然可以，你用完後放在116號房門口，是他們的。」

我開始給車子除雪。這時從身後走來一個白人青年，他挽起袖子，用一雙不戴手套的手就開始幫我揮趕車身上的積雪。他說：「你掃車頂，我掃玻璃屏。」言語行為來得那麼隨意，好像我們原本是熟人。這是美國式的隨和，又一個好人，我想。

青年大概嫌我幹活慢，不夠熟練，便拿過我手上的掃帚，高效率地掃起來。「我們從香港來，那裏終年暖和，冬天從來不下雪。中國的香港，你知道嗎？」我一邊幹活，一邊找話說。「當然知道，我去過香港，那裏不是暖和，是炎熱噢！」「呀！你知道的！」

「這是你們第一次經歷大雪天氣嗎？」「不是。三十年前我們在波士頓時，那裏的雪比這一場大多了。」「波士頓的冬季，相當嚴峻，今天這場雪，車輪輾過就成了水；如果是波士頓的冬季，車輪輾過的雪就成了一層冰，打滑，行車非常艱難。」

老鄒和Joy也來了，青年大概猜到是Joy駕車，不知道她有否在雪地裏開車的經歷，問：「你在大雪過後開過車嗎？」「還沒有，今天要體驗一下。」「得慢，雖然沒有冰層，但是地面是濕的，特別是剎車，要非常慢。」

打掃完車子，向他道過謝，他回房去。不一會兒，他抱着孩子與太太出門來，我們互道「慢慢開！祝你們玩得開心，平安！」之後他們走向自己的車，開車門關車門，啟動引擎出發。

「這個青年值得我們學習！」「善舉隨手而為，不圖回報地行善，中國人也好，外國人也罷，世上還是好人多。」我們爭着評說，感嘆如果這樣的人足夠多，社會將更加平安，人間將更加美好，世界將不再有戰爭，國與國、種族與種族將不再對抗。

這裏還有很多這樣的人，生活中他們不問你是哪國人，有忙就幫，有求必應。這些跨越生疏，跨越國籍，跨越種族的言語和行為，我得讚揚。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從北京出發三個多小時高速，就到了河北蔚縣。出縣城十幾分鐘，便是暖泉古鎮。這裏毗鄰山西，距離最近的大同下屬縣鎮僅約八公里，口音也是晉腔。

遠遠看去，古鎮像從土裏長出來的一樣，灰灰黃黃連成一片，磚面被風雨剝蝕得凹凸不平。這裏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第一批中國傳統村落。我們訂的民宿在西古堡村一條窄巷裏，是兩個進小院。前廳擺着一張長桌，供客人喝茶；過了月亮門，後頭是住宿的院子。院子方方正正，青磚墁地。房東說房子是祖上傳下來的，請專業團隊設計成了客棧。整條村始建於明代嘉靖年間，集「古城堡、古寺廟、古戲樓、古民居」於一體。

從民宿出來，走了約五分鐘，畫風突然變了，彷彿從一個人的背影一下子轉到他的正臉——眼前的房子有了顏色，雕樑畫柱，雖然色彩斑駁，但一眼可辨古風。我們被一座巍峨的城樓驚呆了。牆體基礎壘着毛石，往上過渡到古磚，磚面斑駁泛紅，被歲月侵蝕出深淺不一的色差，中段砌着十字花鏤空。灰瓦翹角層層舒展，簷角排布小獸形，殘留着彩繪紋路。厚實的灰磚拱門下，青石板幽幽泛光，車轍又深又滑，差點崮腳。站在門洞下，向內望是甕城戲台，向外望是老街市井。

甕城四四方方，這應該是過去村人的文化中心——有地藏寺、戲台，細細的香火還燃着，戲台卻是空了，木頭樑柱露出原本的顏色。攀着逼仄的石階走上城樓，一覽古村全景。屋舍高低錯落，灰青屋頂搭暖紅老牆，當年弓弩手射擊的暗孔就嵌在飛簷底下。天空淺藍，遠處是華北大地的丘陵，莊稼綠着，一直鋪到看不清的地方。

明代時，這裏是恆山隘口前沿，遊牧騎

塞上古堡

兵南下的路。城堡原本為軍用，邊民和戍卒混住，種地時是民，關上門就是兵。黃土夯牆八米厚，高高的城牆用來瞭望禦敵，緊閉堡門便是亂世裏一方小小的庇護所。

清初仍有流寇作亂，村民又在南北兩門外加修了兩座甕城。百姓不願讓堡壘只剩冰冷的殺伐氣息，於是在南甕城院落裏，蓋起地藏寺，修搭古戲樓。戍守之外，在這裏焚香祈願，搭台唱戲，香火在原來射箭的地方燒起來，防禦的工事慢慢長出了過日子的東西。

再往後，這座軍堡憑藉挨着張庫大道——從張家口到庫倫的商路，成了駝隊商販交易的集市，一座座店鋪沿街鋪開，車馬日復一日輾過城門下的石板。我們腳下這條泛亮的老石板路，車轍深處能放下一個腳掌，駝隊踏過，橫過雨水風沙，也攆過趕車人掉落的早煙灰。

古村還有一座元代工部尚書王敏修的暖泉書院，三層的魁星樓，匾額寫着「文教昌明」四字。

幾百年了，古村從長城防線的屯兵堡，變成商路驛站，車馬歇腳，過客打尖，再到如今冀晉交界一個普普通通的村鎮。二百多米長，三米多寬的老街兩側，磚雕細巧，花



紋斑駁，電線從屋簷底下穿過。街邊有賣剪紙和雜糧的攤子，書院前聚着三三兩兩身着彩服的村人，準備表演梆子戲。城牆磚酥了不少，露着黃土芯子，也有補過的新磚，但古堡的老模樣還在。今人站在這裏，像當年那些趕駝的商賈、戍邊的士卒、唱戲的伶人，踩過同一塊石板，望過同一角飛簷，然後轉身離去，把寂靜還給磚瓦，把故事留給下一道車轍……

我們在城邊一家餐館吃晚飯。黍子黃糕、蕎麥饅頭、豆麵糊糊、老鹵豆腐乾，各種丸子，土豆的各種做法……塞北的農耕煙火對於南方口味的人，着實有點勉強。飯後出來，發現剛剛下過雨，空氣裏那股乾燥的土腥味兒，換了一種涼絲絲的清潤。

再次登上城樓。石板路上積着一窪一窪的水，路燈的光落下，碎成一片片的金影。此時看城堡，有了幾分溫潤。

回到客棧，偌大院子只有我們幾位住客。關起大門，在前廳喝小酒聊天。院子裏那方夜空是深藍色的，月牙薄薄地掛着，夜很靜，清涼。房東說這地方夏天沒有蚊子，囑咐我們散了之後關燈即可。敞開門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離開暖泉驅車一個半鐘往小天山。那是一片草甸子，綠意滿滿當當，一直鋪到天邊。草不高，貼地長着，碎花白的黃的紫的粉的，星星點點。雲層低垂，落了幾滴雨，一束陽光從雲縫透出來，投射在山坡上，山坡上是一片白色的「岩石」，仔細看，「岩石」在流動——原來是羊群，還有一隻牧羊犬跑前跑後。近旁有幾匹馬低頭吃草，幾十座白色風機在草毯上緩緩轉臂，像大地伸向藍天的銀羽……我們在山上走着，灰色的雲飄走了，天漸漸澄藍，陽光明亮起來，仍是涼爽的。

◀河北暖泉西古堡甕城。 作者供圖

倉海學校尋蹤（上）



人與事
徐博東



►倉海學校前身：清華書院。

何祥增提供